

最后一个汉人皇帝

崇祯大败局

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一生，就是一局接一局的败局，一部精彩的失败案例库。决策失败、预测失败、用人失败、性格失败、各种失败，翻开本书，看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，留给我们的丰富教训与深刻启示。

2
终结版

想失败
学崇祯

长篇小说

晏青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最后一个汉人皇帝

崇祯大败局

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一生，就是一局接一局的败局，一部精彩的失败案例库。

2
终结版

晏青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RESS JIANGSU WENYI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一个汉人皇帝：崇祯大败局 .2, 终结版 / 晏青著. --
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2.6
(读客公务员读史丛书)
ISBN 978-7-5399-4775-4

I . ①最… II . ①晏… III . ①崇祯帝 (1611~1644) - 生平
事迹 - 通俗读物②中国历史 - 明代 - 通俗读物 IV . ① K827.48 ② K248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88777 号

书 名 最后一个汉人皇帝：崇祯大败局 .2, 终结版

著 者 晏 青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张程锦 吴 涛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，邮编：210009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8.5

字 数 278 千

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775-4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

最新大卖: 《红顶商人胡雪岩》

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。

从店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, 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。

经商的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; 从政的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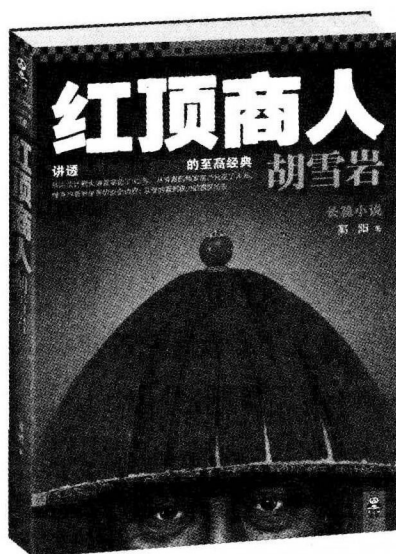
大清首富胡雪岩, 幼时家贫, 替人放牛为生; 稍长, 入钱庄干杂活, 扫地、倒尿壶, 得老板赏识, 提为跑街; 遇贵人王有龄(浙江巡抚), 资助其开钱庄, 并与官场中人往来, 很快成为杭州巨富; 王有龄兵败自杀, 胡雪岩改投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门下, 长袖善舞, 眼光独到, 囤积居奇, 操纵市场, 垄断金融, 操办洋务, 阻击外商, 筹措军饷, 30年间扶摇直上, 直至富甲天下, 得慈禧赏黄马褂穿, 赐紫禁城骑马, 授二品官衔, 大富大贵, 无人能比; 更乐善好施, 赢得“胡大善人”的美名。

一夜之间风云突变, 慈禧下令革职抄家, 积攒多年的隐患全面爆发, 三天之内一贫如洗, 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, 两年后郁郁终老, 埋骨乱石丛中。

胡雪岩一生谨守“戒欺”与“真不二价”的经商原则, 所向披靡, 显赫一时, 其辉煌成就被后人尊为“一代商圣”; 但皇权无边, 必然无情, 商人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中。

翻开本书, 了解官僚体制下, 一代商圣的天才与宿命。

本书出版40年来, 一直被视为胡雪岩研究的至高经典。





读客® 知识小说文库

读小说 · 学知识

什么是读客知识小说？

畅销全国的读客知识小说文库，每部小说都在精彩的故事中，融合了丰富系统的人文知识；让您每一次充满乐趣的阅读，都成为汲取知识的智慧之旅：

- ◎ 关于西藏宗教、文化、地理的百科全书式小说《藏地密码》
- ◎ 逐层讲透村、镇、县、市、省官场现状的自传体小说《侯卫东官场笔记》
- ◎ 讲述中国社会底层结构变迁的黑道小说《东北往事：黑道风云20年》
- ◎ 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《红顶商人胡雪岩》
- ◎ 从“文革年代”的胡同里杀出来的京城大亨成长史《北京教父》
- ◎

每个系列，都是人文知识丰富、销量过百万册的超级畅销小说。翻开读客知识小说文库的每本书，您都将在感受小说无穷魅力的同时，轻松获取某一方面的系统知识，增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，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。

读小说，学知识，锁定读客知识小说文库。

目录

- 第一章 袁崇焕诛杀猛将毛文龙 /1
- 第二章 崇祯亲下圣旨支持袁崇焕 /14
- 第三章 皇太极直捣京师，
驸卒李自成造反 /27
- 第四章 君臣分歧，崇祯始疑袁崇焕 /39
- 第五章 京城告急，秦良玉天降神兵 /52
- 第六章 崇祯中了反间计，
袁崇焕含冤入牢 /64
- 第七章 大明猛将祖大寿挥师救主，
皇太极撤军 /77
- 第八章 崇祯怒斥众臣，论功过定奖罚 /90
- 第九章 崇祯问大臣：
你们谁是小人，谁是君子？ /102
- 第十章 袁崇焕“通敌”被定罪 /117

- 第十一章 袁崇焕被刷了3543刀 /131
- 第十二章 崇祯再次起用太监 /143
- 第十三章 投降的起义军又造反了 /157
- 第十四章 皇太极围城80天，
祖大寿被逼上绝路 /169
- 第十五章 祖大寿倒戈，投奔皇太极 /183
- 第十六章 洪承畴奉旨剿杀李自成 /196
- 第十七章 李自成夜袭辽城，
冒死助王自用脱险 /209
- 第十八章 崇祯重用太监，群臣不满 /221
- 第十九章 李自成投奔闯王高迎祥 /233
- 第二十章 起义军投降，
临走烧了崇祯祖坟 /246
- 第二十一章 皇太极称帝，
改国号“大清” /266
- 附录1 尾声 /277
- 附录2 作者的话 /287

第一章

袁崇焕诛杀猛将毛文龙



权臣交锋

明朝崇祯二年（公元1629年）五月二十九日傍晚，落霞满天，云低风轻。广阔的大海中，四十八艘战舰成三列纵队排列向西疾驶，中列头舰是一艘刺棹指天的双桅虎头大福舰。

皮岛^①总兵毛文龙身披大氅，立于舳前。禁海以来，这一带已难见舟楫，只闻鸥鸣，他不免生出落寞飘零之想。

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氏，年轻时放任不羁，后到山海关外边塞从军，其时正值北方的蒙古族、女真族不断向明朝边境进犯，战事连年。

明万历四十八年（公元1620年），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，因遣使与朝鲜通使无果，继而攻打朝鲜，明朝出兵援朝却被女真打败，镇江^②、宽甸、爱阳等地相继失守。毛文龙奉命渡海出征，以少胜多，取得镇江大捷，因功升任参将，奉命镇守镇江。后来努尔哈赤发动八旗劲旅围攻镇江，毛文龙寡不敌众，退守皮岛、大鹿岛等沿海岛屿，积蓄力量，隔三差五遣兵沿鸭绿江而上，进入长白山从后路袭扰后金。朝廷于是任命

① 皮岛，今朝鲜椴岛，也称东江，东西十五里，南北十里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、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，地理位置居于辽东、朝鲜、山东登莱二州之间。

② 今丹东市九连城镇，在丹东市东北，南距鸭绿江2.5公里，对岸为朝鲜新义州。

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、左都督、挂将军印，钦赐尚方宝剑。

“父亲，”毛承禄跑上前甲板，抬手一指，“来了！”

毛文龙立时浑身绷紧，道：“减速！”

毛承禄以手遮口，向露台上大声喊道：“全队减速！”

这时天水相接处出现一个黑点，毛文龙问道：“有多少船？”毛承禄又冲着露台高叫：“来船多少？”停了一会儿，露台上伸出一指。

毛承禄转向毛文龙道：“一艘。”

毛文龙转身走进舵楼，紧盯着黑点。黑点渐近，看出是一条舢舨。

“是双岛的苍山铁，”毛承禄眼尖，眺望道，“挂着毛字旗。”

毛文龙没吭声。待近了，看清船头站着双岛守将游击毛兴祚。两船靠舷，小船扔过缆绳，毛兴祚攀上大船，单膝下跪道：“报大帅，袁督师^①已经到了双岛，要小的来迎大帅。”

“好，他来了多少船、多少人？”

“三十八艘船，二百人，督师座舰是一艘海苍。”

“只二百人，为何带这么多船？”

“听说是饷银和犒赏之物。”

“哦——”毛文龙一颗吊到脖颈上的心这才归位。

自正式接到蓟辽督师袁崇焕要来东江阅兵的知会，毛文龙就一直拿不准是福是祸。袁崇焕刚刚到任就禁海，显然是视东江为患，自己又尝告御状并当面不敬，那袁大督师岂是能忍气吞声的？

所以毛文龙已做好海上火并的准备。那袁崇焕与辫子兵一样，不习水战，怎是东江对手？保住东江数岛不为袁崇焕所夺应不成问题，然后再到皇上面前辩理，皇上鞭长莫及，能怎着？那皇帝老子要真来硬的，大不了反了，投了后金，照享荣华富贵。

现在看来都是多虑，袁崇焕并无夺取东江之心。

毛文龙下令道：“全速前进！”

到达双岛已是近子时，毛继盛来迎接，毛文龙问：“督师何在？”

“督师不谙水性，一路颠簸，眩晕呕吐不能起身，尚在座舰上。”

^① 督师，管辖范围含蓟州、辽东、登州、天津、莱州等地，负责抵御后金军队南进，守卫山海关，保卫北京城。此时袁崇焕亦任兵部尚书，其职若今国防部部长。

毛文龙更是放心了，却也不敢怠慢，立即登舰探望。

袁崇焕闻报，勉力支撑要起身。毛文龙已大步进来，见状忙上前止住，说道：“督师有恙在身，就不必拘礼了。不知督师不惯坐船，文龙心下十分不安。”

袁崇焕长叹一声，又躺倒了：“唉，以为坐船如走平地，总比骑马舒服，不想却是难受十倍。这还是风平浪静，若赶上大风浪，怕是肠子也要吐出来。我东江士兵守此孤岛，制敌侧背，实是大不易呀！”

“我等与督师不同，早已习惯了。”

“今日是不能与将军共醉了，舟中亦不便张筵，本部院歇上一晚，想来明日也就好了。明日借将军帐房于岛岸一饮吧。”

毛文龙抱拳道：“是，本镇告辞。本镇带来些币帛酒肴，已搬上督师座舰，聊表敬意。”

一觉醒来，已是日上三竿，袁崇焕觉着身上清爽了许多。昨日一天粒米未进，感觉腹中饥饿，便走出船舱，准备吩咐备饭，却见何可纲、郭广守在舱门口。二人见他出来，上前一揖道：“大人可复原了？”

袁崇焕拍拍脑袋，笑道：“这儿复原了，”又拍拍肚子，“这不舒服。备……”“饭”字被噎在了嗓子眼儿，但见岸上一片“毛”字大旗上下翻飞，旗下数千士兵排成数列横队，个个挺胸凸肚。近岸处东江将官排成两列纵队，形成一条通道，毛文龙骑一匹雪花骢，挎紫电剑，立于当中。

袁崇焕道：“不吃饭了，更衣登岸！”

见袁崇焕出来，毛文龙手一抬：“放炮！”数十挂鞭炮立时大响。袁崇焕笑盈盈离船登岸，他的部下何可纲、郭广差半步随在两侧，杨正朝、张思顺跟随身后。两列将官双手抱拳单膝下跪，齐声高呼：“拜见督师大人！”毛文龙下马跨前一步，道：“本镇参见督师！”张思顺心中暗骂：“这老小子还不下跪，还敢自称本镇，不知死的老东西！”

“众位将军请起！”袁崇焕两手虚抬一抬，转头问毛文龙，“镇下各官来了多少？”

“共一百二十人。”

袁崇焕指向队列最前一人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禀督师，卑职叫毛敷奏，毛大帅麾下旗鼓中军。”

“你也姓毛？毛将军公子么？”

毛文龙咧嘴大笑，举手横着一挥，说道：“他们都姓毛，俱是敝户子孙！”袁崇焕也咧嘴一笑，向毛敷奏等道：“你们哪里都姓毛，不过是出于不得已。你原姓什么？”

“回督师，卑职原姓徐。”

袁崇焕抬手拍了拍毛敷奏前胸：“这样好汉，俱人人可用！”然后转向众将，“我宁前的官有许多俸，兵有许多粮，尚不能饱。你们海外劳苦，每人每月只得米一斛，甚至家有数口，俱分食这米，情实痛酸，请受本部院一拜！”说着深揖下去。

毛敷奏已是眼含热泪，带头跪下，身后一百二十人一起跪下。袁崇焕双手扶住毛敷奏道：“快快请起！”待众人起来，又道，“本部院此次带来补发饷银十万两。只要你们一心为国家出力，自后不愁无饷！”

“谢督师！”

袁崇焕走到士兵队列前，赞道：“呵，好齐整的队伍，好雄壮的军容！毛将军治军有方啊。”

“都赖皇上天威！”毛文龙嘴上说着，心说原本琢磨和你开仗的，不带精壮行么？

听到“皇上”二字，全体士兵刀枪高举，振臂三呼“吾皇万岁！”

毛文龙露出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态，伸手道：“请督师上山入大帐。”袁崇焕抬头望去，见山上有一座庙，问道：“那是什么庙？”

“龙王庙。”

“好，我东江将士靠了这大海，才有了立足之地，也才成为一支牵制鞑子的海上之师，以后还要靠龙王的保佑，所以这龙王爷不能不拜。走，先拜龙王。”

“督师拜龙王，本镇先安排小的们去备下供品。”

“不必了，本部院不知山上有龙王庙，不知者不怪嘛。龙王富有大海，心胸宽着呢，知我心诚，必不计较。”众人上山进庙，见案上燃着蜡烛，摆着散香，袁崇焕道：“看来这庙是时常有人照应着。”

“我等就靠龙王照应了，怎么能不照应龙王呢？”毛文龙说罢哈哈大笑。

“不可喧哗！”袁崇焕道，然后拾起三支香，就着蜡烛点燃，双膝跪倒，身后众人也一起跪倒，袁崇焕口中念念有词：

“龙王在上，袁崇焕不知龙王金身在此，未备心意，只此一香一拜。王知崇焕意诚，必不责怪。祈王保我大明江山永固，四海升平！保我东江将士平安，固我边防！”然后又心中默祷龙王保佑此行计划成功，三叩首后，起身将香插入香炉，转身出了龙王庙，向众人道：“本朝开国，中山王徐达、开平王常遇春初在鄱阳湖、采石矶大战，后来一直打到漠北。水战固然胜，马步战也胜，才能驱逐胡元，统一中国。现在我辽东水师只能在水上自守，鞑子不下海，难道能赶他们入海打水战么？所以水师必须也能陆战。”

毛文龙可不想听这些，一挥手道：“你们都退下吧。”伸手将袁崇焕延入帐房。正厅已摆下一张圆桌，毛文龙道：“来到东江，文龙是主，督师是客，今日本镇为督师接风。”

“什么？”何可纲大怒，“东江不是袁大帅的辖地么？”郭广也怒目而视。袁崇焕抬手制止，微笑不语，毛文龙也不计较。

二人分东西坐了，毛文龙道：“督师昨日水米未进，今早想来也起得晚，未及进食。”随即一招手，“摆食上酒！”

酒菜摆龙式上来。“不错，早是饿慌了。”袁崇焕答着，伸头看菜，见是烧笋鹅，蘑菇炖笋鸡，芝麻凉糕，有一碟一碗却是不曾见过，“这两道菜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清炒雄鸭腰子，是补身体虚劳亏损的上品。督师昨日过劳了，给督师补补身子。这是白煮猪肉，所谓‘冬不白煮夏不熇’。还有一种‘包儿饭’，是辽东俗尚，将精肥肉、葱、姜、蒜切碎拌饭，以莴苣大叶裹之蒸熟，喝过酒后再与督师品尝。北方习俗，五月降五毒，当饮朱砂、雄黄、菖蒲酒。今日请督师饮菖蒲酒。”

“好是好，只是本部院心中有话要说与将军，请屏退左右。”

“那督师身后……”毛文龙指着何可纲、郭广、杨正朝、张思顺。袁崇焕扭头对四人道：“你们随这几位弟兄去吃饭。”

“对，你们都去吃饭，”毛文龙冲着手下吼道，“伺候好了督师带来的弟兄。有不周到处，我扒了你们皮！”

待众人退出，毛文龙举杯道：“这头杯酒，本镇先恭贺督师加授从

一品的太子太保銜。督师有话，请饮了这杯说。”

“多谢！今日理当尽兴。酒席宴上无老少，又只你我二人，咱们只作兄弟间的推心置腹，如何？”

“那敢情好，文龙就高攀了！”

“不过，崇焕不胜酒力，各自量力而行，干！”二人碰杯一饮而尽。袁崇焕放下杯，看着毛文龙大大咧咧举壶斟满，忽然长吁一声，念出数句来：

杏花飞帘散馥春，明月入户寻幽人。
囊衣步月踏花影，炯如流水涵青苹。
花间置酒清香发，争挽长条落香雪。
山城薄酒不堪饮，劝君且吸杯中月。
洞箫声断月明中，唯忧月落酒杯空。
明朝卷地春风恶，但见绿叶栖残红。

“督师在念诗？”

“这是苏子瞻的一首古体诗。”

“谁是苏子瞻？”

“前宋大词家苏东坡。”

“啊，苏东坡文龙可知道，只是这诗文龙听不懂。”

袁崇焕略觉扫兴，心想你毛文龙也是读过几年书的，都就饭吃了？他是想借诗劝毛文龙见好就收，不要落个“明朝卷地春风恶，但见绿叶栖残红”，不想这呆鹅却不懂，便道：“崇焕知毛将军行伍出身，好，再拣一首白俗之作读来。”遂朗声道：

半醒半醉问诸黎，竹刺藤梢步步迷。
但寻牛矢觅归路，家在牛栏西复西。

“好听，好听。”毛文龙笑容可掬，“文龙虽是个粗人，但这首诗听懂了，是督师大作么？”

袁崇焕笑道：“还是苏东坡的。”

“只是‘但寻牛矢觅归路’一句不大懂。”

“酒喝多了，找不着家了，只好循着有牛粪的路走。‘牛矢’就是牛拉的屎。”

“哈！好诗，好诗！原来这大文人也说粗话，还入了诗，有趣有趣！请督师再吟一首苏东坡的。”毛文龙举杯饮尽。

“不是吟，是读。”袁崇焕有些着恼，这蠢驴根本没明白自己的意思，“好，就再读一首苏轼的。”袁崇焕端杯起身背手踱步，朗声道：

霹雳收威暮雨开，独凭栏槛倚崔嵬。
垂天雌霓云端下，快意雄风海上来。
野老已歌丰岁语，除书欲放逐臣回。
残年饱饭东坡老，一壑能专万事灰。

毛文龙摇摇头，道：“这首就不懂了。”

“宋元祐八年，哲宗亲政，重新启用新党。苏轼属旧党，第二年就被贬惠州，再贬儋耳。元符三年，哲宗去世，徽宗继位，起复元祐党人，苏轼接到除书，内迁廉州。但他虽是‘报国心犹在’，却‘心似已灰之木’，当年的豪气全无，只求一饱饭，一栖身地，第二年就死了。唉，早知今日，又何必当初呢！”

“那是！他一介书生，无兵无地，能怎着？”

袁崇焕这个气呀，这小子是生不能五鼎食，死也要五鼎烹！只有摊开话明摆着说了，“听说将军强抢民女为妾，可有此事？”

“这是哪个嚼老子舌根？文龙是收了一女，可不是民女，更不是强抢，是她爹巴结文龙，主动送的。说起来还是督师当的大媒，哈哈……”这话把袁崇焕说个云里雾里，刚要发问，毛文龙又道：“督师禁海，她那当皮货商的爹无商可做，便想谋个官儿，就把女儿送与我，这不是督师保的媒吗？哈哈……文龙给了他个水师参将。”

这家伙倒是全无忌口，当吃就吃，想说就说，全无心肺，只有再挑明些了：“崇焕有一良方，不知患者肯服此药否？”

“督师要给文龙服药？文龙有何病？”

“心病。”

毛文龙一拍大腿，嘿嘿笑道：“不错！文龙海外八年，屡立微功，却被谗言，心中哀痛，有苦难言，何药可医？”

“将军久劳边塞，不思故地乎？杭州西湖尽有乐地。”

毛文龙先一愣，继而大笑，再干一杯，叹息道：“久有此心，但文龙久在前敌，唯有我知道东江情势，了解鞑子用兵。再者，目今朝鲜文弱，等灭了东夷，可袭而据之，亦是文龙要做之事。诸事做毕，才是文龙归乡之日。”

“大敌压境，朝廷无暇远略。至于毛将军所做和要做之事，朝廷当有代劳者。”

“此处谁代得？”

“自然有人代得。”见毛文龙狂傲不逊，袁崇焕言语间亦带了火气，“功遂身退天之道，何况将军微功不多，劳师糜饷不少。审量其宜，能无履薄临深之感？将军就不惧雷霆之怒，斧钺之严么？”

毛文龙二目圆睁，手按剑柄道：“依督师所说，文龙不唯是多余之人，简直是有罪之人了！可皇上却不是如此说，何来雷霆之怒？督师有尚方剑，文龙亦有尚方剑，哪个敢加我斧钺！”

见毛文龙动了肝火，袁崇焕知道劝无用，激亦无用，只好强压下怒火，举杯道：“酒伤肝，将军喝醉了，才有这般大火气。将军虽是皇上信任之人，但辽东海外只你我两人之事，必同心共济方可成功。崇焕不过是提醒将军为而不恃，功而不居，我二人才能相协，事才可为。”

毛文龙松开按剑的手，向后一靠：“哼！被谗言，乏粮饷，缺器械，少马匹，如何相协？”

袁崇焕探身向前道：“只要将军同意整编营伍，服从节制，设置道厅，其他事都包在崇焕身上，如何？”

毛文龙先是盯了袁崇焕半天，才道：“文龙还是不大明白，请督师细说。”

“更定营制，另设移镇，分东西节制。设东江饷部，专责由宁远运达钱粮，并设道厅稽查兵马钱粮实数。”

毛文龙又仰尽一杯，慢悠悠道：“本镇哪有不服从督师节制的事？只是东江营伍俱为一家，恩义相连，不知督师如何整编，难不成要拆散我一家人？至于别设移镇，督师为统一事权，才把关内关外诸镇合为两

镇，却要将东江一镇再分两镇，分明是督师要分本镇的职权。东江往登莱买粮很方便，所以设置道厅一节，不过是疑本镇冒领冒报。督师如此猜忌，何来相协？”

“此话差了。我大明二十一镇，哪个没有司粮草的道员？这是为向朝廷有个交代，好堵了人家嘴。至于分镇，是因宁远皮岛水陆遥远，仓促事起转调费时，贻误时间，至成大错。受命临敌，理当审时度势，攻防布阵随事更移。好吧，既然毛将军有疑虑，诸事暂缓。”袁崇焕端杯起身道：“这里现有多少兵士？”

毛文龙警觉起来，“督师何故问起这个？”

“明日阅东江将士骑射后本部院就要回去了，回去之前本部院要犒赏在岛将士！”

毛文龙才放松下来，也站起身道：“谢督师！加上我从皮岛带来的，共三千五百人。”

屠龙祭龙

袁崇焕的大帐设于双岛最高处的山上，转天吃过早饭，毛文龙就来见他，二人并肩站在山上观骑射。山下较场人喊马嘶，往来驰骋，骑术射技不论，倒也十分热闹。

阅兵毕，袁崇焕吩咐颁赏，毛文龙道：“本镇去叫孩儿们来向督师谢赏。”袁崇焕点点头，返身进屋。

约摸过了半个时辰，参将谢尚政进来道：“禀大帅，毛将军率东江将官谢赏来了。”袁崇焕正在写字，头也不抬，只道了一个“请”字。

毛文龙大步进来，一边抱拳揖着一边走，扯开高门大嗓道：“督师啊，文龙率小的们谢赏来啦！”

“好，好！给毛大人看座。”袁崇焕放下笔，“足数赏的么？”

毛文龙大咧咧地坐下，说道：“按督师吩咐，将官每人五两，校官每人三两，兵士每人一钱。”

“既如此，镇下各官何不俱来见？”

谢尚政听着，不等毛文龙回答就跑了出去，一帮高矮胖瘦老少不等

的军官就脚跟脚进来了，齐齐地作揖躬腰道：“谢督师大人赏！”

“本部院是代圣上行赏，要谢就谢圣上。”

众人又齐道：“吾皇万岁万万岁！”

袁崇焕突然正色道：“请尚方剑！”郭广高声答应，从剑架上取下尚方剑，立于袁崇焕身后，众人都愣住了。

袁崇焕道：“毛文龙，你知罪么？”刚还是一副踌躇模样的毛文龙神色大变，噌地站起，厉声喝道：“本镇何罪？”

“本部院节制四镇，清严海禁，实恐天津登莱受心腹之患。请设东江饷部，乃是边镇之例，朝廷制度，钱粮由宁远达东江亦很方便。昨日与你相商，你却必欲解银自往登莱采买。设移镇分东西节制，定营制以确定编制，设道厅稽查兵马钱粮实数，俱不见允。终不然只管混账过去，废坏朝廷许多钱粮，不见一功，要东江何用？”

“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促心相商，只道你回头是迟也不迟，哪晓得你狼子野心，总是一片欺逛，到底目中无本部院犹可，方今圣上英武天纵，国法岂容得你！脱去冠戴，绑了！”

一直站在毛文龙身后的杨正朝、张思顺一起上手，压肩架臂，把毛文龙按回座上，何可纲、郭广也上去，连座椅一起绑上。

毛文龙冲着目瞪口呆的部将大喝一声：“你们就看着吗！”音儿刚落，谢尚政领着一群甲士掀帐挺剑闯入，四面围住。

众人相视失色，知难有为，有那去握剑柄的手也就垂下了。

袁崇焕冷笑道：“你有十二当斩之罪，知道吗？”

“你敢杀我？你一个边关督师，就敢擅杀边镇大将，你吃了熊心豹子胆？你有尚方剑，老子也有尚方剑！”

“皇上赐你尚方剑，就是让你自立为国，不受节制，欺诌朝廷的吗？你的尚方剑就是用来滥杀平民冒功的！本部院的尚方剑，却是专诛大将的！”

毛文龙有些气馁了：“哪十二件？”

“听本部院一一数来。祖制，大将在外，必命文臣监军。你却专制一方，九年来军马钱粮不受经略、督抚管核，一当斩。人臣之罪莫大于欺君，你奏报尽欺罔，杀降人难民冒功，二当斩。刚愎撒泼，无人臣礼，大逆不道，三当斩。每岁饷银数十万，不以养兵，侵盗军粮，四当